

顾广圻石刻题跋选录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徐自强 张聪贵辑录

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蓑(亦作涧莘)，又常称“思适居士”、“一云散人”等。江苏元和(今苏州)人，为清朝乾隆、嘉庆时期的著名校勘家。据不完全统计，经他校讎刊印之书达三十余种，未刊刻者尚多。

顾广圻亦酷爱金石之学，每遇石刻善拓则尽力收之，尤其对石刻之整张拓片^①收集甚富，并详加整理鉴别，辨其真伪、考其源流、评其价值。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顾氏石墨》^②统计，有一千多种。

翰墨题字，是顾广圻整理石刻拓本的重要方法之一。每当他收得时代较早、拓墨精工、保存完好或内容丰富、价值甚高的拓本时，除钤印、题名外，还在拓本上撰写跋语，以记叙其所得拓本的有关情况。因此，他的这些题跋，又为我们研究古代石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现将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藏石刻拓片或拓本中有关顾广圻的题跋，汇集发表，以供学术界利用。惟顾广圻题跋的拓片较多，本文先选其中字数较多、内容较丰富的四十种先行刊布，其余部分，以后再行整理。

这四十件有题跋的拓本，计：秦刻石 1 件，汉代碑刻 4 件，北朝墓志、造像 5 件，隋唐碑刻、墓志 19 件，五代碑刻 3 件，宋代墓志、题名 8 件。其拓本传拓的时间，计：明拓 1 种，明末清初拓 1 种，清

前期拓 3 种,乾隆拓 5 种,乾隆、嘉庆拓 5 种,嘉庆拓 5 种,嘉庆、道光拓 14 种,道光拓 6 种。从拓本的价值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现存同类拓片中的好本(如初拓、精拓或全拓等),有些甚至是国内的罕见本或孤本。这批题跋的字迹有朱书和墨书二类;字体多为楷书,少量隶书和篆书;时间多为一次题写,少数的也有在同一拓本上题二次或三次者,可见顾广圻对这些拓本的重视。

这批题跋的内容,大致可以归并为五类:

- 一、跋有关拓本的整理情况;
- 二、跋有关拓本的来源;
- 三、跋有关拓本的存放地点;
- 四、跋有关拓本的作用,如可补文献之不足等;
- 五、跋有关拓本的其它问题。

总之,题跋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此外,在同一件拓本中除录顾跋外,遇有其他名人的题跋,一并附录于后。

一、泰山刻石

“薄伯生所得秦篆残字。”

二、杨叔恭墓残碑

“鱼台马氏汉残碑三纸,丁亥十二月江都汪孟慈从都中寄我。千翁记。”

“马名邦玉,得此于巨野昌邑聚,定为建宁四年从事孙光等为沈州刺史杨叔恭立,见《水经注·荷水》下。自为跋一篇,今不具录。戊子正月又记。”

“予检《通鉴目录》,建平四年,刘羲叟《长历》七(?)己未,正可为马氏作证,其跋未及也,爰举以补之。思适居士书。”

附:马邦玉作《新出汉碑残石跋》:“右石一角,高尺七寸,下宽上锐,宽二尺,锐半之,厚七寸五分。正面存十二行,行存一字至九字不等,共得八十字。”

玩其文义，甄功者也，以前叙德政，于是从事以下记刻石之人，其辞曰以后，四言赞颂之文，末书造碑月日。碑侧四行、存二十字。书佐题名，称陈留圉济北在平。据《后汉书》，圉改属陈留，自光武时；在更名在平属济北，自和帝时，至魏晋则又改易。是碑当立于后汉之季也。石新出巨野之昌邑聚，土人弃置道旁。弟举见之，为玉言，玉遣儿辈往购以来。审视之，字画精妙，古秀在骨，非魏晋后所能为。碑阴漫漶，行款莫辨，其间存者，如书佐、元盛、叔举之类，得十有余字，皆浅微难识，要可知为属吏题名。以地域考之，昌邑聚即汉昌邑国、沈州刺史治所。《水经注·荷水》：又东经昌邑县故城北，县故梁也，汉景帝分为山阳国，武帝更为昌邑国，王莽之巨野郡也。城东北有金城，城内有沈州刺史薛棠象碑，熹平四年从事冯巡等勒次。西有沈州刺史范阳杨叔恭碑，从事孙光等以建宁四年立。西北有东泰山成人班孟坚碑，建和十年拜沈州刺史，从事秦闾等刊石颂德政。碑咸列焉。昌邑之有汉碑，固足信也。兹石末书七月六日甲子造。按后汉《灵帝纪》：建宁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五行志》亦同。注引潜潭巴日食辛酉之说，由三月辛酉朔阅两小建，则七月己未朔、六日当得甲子。又《武都太守今〔李〕翁西狭颂》，末书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由壬寅后历一小建，则七月六日正得甲子。是碑立于建宁四年，当即从事孙光等为沈州刺史杨叔恭立者也。《韩诗外传》曰：牧者所以开四目，通四聪，刘昭注刺史职引之兹碑。所谓开聪四听，正刺史之职。前汉《黄霸传》马不适土，注言马少土多不相补满。兹碑前半有‘适土’二字，似用黄霸故事。碑又言数绌十城，据后汉《郡国志》，山阳郡十城：昌邑、巨野、湖陆〔陵〕方与，悉属焉。湖陵方与，今鱼台地。兹石移置王家，犹在当时沈州刺史部内也。手为毡拓以公同好，爰序始得之由，附以考证，愿海内博雅君子审定之。嘉庆二十一年，岁在丙子四月十六日乙丑，鱼台马邦玉跋于单父学斋。”

三、潘乾碑

“程君□仲精拓十付，以其一见惠，书此识良友之意。元和顾广圻。”

四、王君碑额

“此所谓中平二年王君碑额，载大兴翁氏《两汉金石记》。道光癸未偶得于扬州北门摊子上。其碑则黄小松、赵味辛皆有之，予未得寓目也。顾千里记。”

五、天禄辟邪残字

“明嘉靖七年，知南阳府事杨应奎，重镌于北郭外石兽，杨自为记云。千翁题。”

六、刁遵墓志

“道光丁亥汪孟慈从京师寄我，为之剧快也。千里记。”

七、高贞墓碑

“此碑《萃编》有目无文，平津馆曾补之。千翁记。”

八、北魏道俗九十人造像铭

“无年月，《萃编》无载。”

九、道兴造像并治疾方

“都邑师道兴等造象书药方。齐武平六年六月，有表本，此下一纸，存勘。”

“都邑师道兴造石像记并治疾方共两纸，其后一纸孙观察所赠，此前一纸予别得之，于是始全。亦足见搜求金石文字之不易也。顾广圻记。”

附：孙星衍跋：“洛阳伊阙多魏齐刻石，此佛龕药方在龕左右，字甚佳，妙方在千金方之前，予尝亲至其下拓本以归。此刻止存其半，以归剑萍，俟再补充。甲戌岁正月十二日伯渊病中记。”

十、高湜墓志：

“案：此志的系廿七行，每行廿八字。瞿木老谓：‘恐其中脱去五字’‘不可考’者，误也。今读得：起‘第’字至‘持’字为第十五行，以下至‘军’字为第十六行，至‘酉’字连‘事冀’两字数之为第十七行，至‘墓’字为第十八行，至‘岷’字为第十九行，此五行皆廿八字。千翁记。”

“案：此亦误也。赵钞但损画耳，据拓本正之自足，不必赘及‘申以谈笑矣。’”

“道光己丑岁，瞿木夫中溶寓白堤之绿水桥，因予而交纫之，屡

相往还。木夫爱幼之家藏之古编钟、汉款钩及镜等物，遂出此北齐高阳王志相博易，于是幼之借余一读。验以纸缝，合诸泾县赵氏所钞，推得其行数，倘用缩本写附于后，旁注此本之缺字，则观者当心目了然矣。未识幼之以为何如也。九月六日顾千里记，时年六十有四。”③

附：瞿木夫跋：“此碑前人皆未著录，惟近日泾县赵氏刻有《金石文钞》中载之，系不全表本。赵文有而此本脱去者，止二十字，多赵本则有一百廿七字。”

“湜作澁，虽不见于经典，然古寔与是同音，可相通。《诗·小星》：寔命不同，《毛传》寔，是也。《春秋·桓六年》、《公羊传》：寔来者何！犹曰是人来也。又《谷梁传》曰：寔来者，是来也，故从寔与从是同。”

“《北齐书·高祖十一王传》：高阳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天保元年封，十年稍迁尚书令，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文宣帝，左右行杖以撻诸王，太后深衔之。其妃父获军长史张晏之，尝要道拜湜，不礼焉。帝问其故，对曰：‘无官职汉，何须礼’。帝于是擢拜晏之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鼓为乐。太后杖湜百余，未几死。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与杖，何期带创死也。’”

“碑以‘千刃’为‘千仞’，以‘讴讼’为‘讴诵’，又‘空华’为‘空埤’，皆合于古人省文通用之谊者也。”

“据赵本诏下脱‘太常以择日命司’七字，又御下脱‘上东授’三字。”

“嗤笑之‘嗤’古无其字，故碑祇作‘蚩’。”

“刘仓之‘仓’，赵误作‘苍’。止下脱‘除’字。”

“据赵本‘轻’下脱‘射’字。”

“赵本自以‘谈笑’下至‘齐竟’共一百廿七字皆缺。”

“湜之薨当在宣帝未葬之前。”

“考齐宣帝于天保十年十月崩于晋阳宫，十一月梓宫还京师，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以二月癸未朔推之，丙申乃二月十四日。碑所言，还自晋阳，监护丧事，即传所云文宣崩，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云，乃前天保十年十一月梓宫还京时事也。”

“此文约略廿七行，每行廿八字，自‘薨于邺都’以下至‘贻诸五行皆’止廿七字，恐其中脱去五字，则不可考矣。”

“考乾明元年正月癸丑朔癸亥为正月十一日，此云二月癸未朔则正月大，书与史合，惟误以正月六日为正月十一日，可见史之不可信矣。”

“《北齐书·文宣纪》：天保元年诏封诸弟湜为广阳王。十年闰四月以高阳王湜为尚书右仆射，十一月为左仆射。又《废帝纪》：乾明元年正月癸亥高阳王湜薨。本传云：乾明初，赐假黄钺，太师、司徒、录尚书事。子士义袭爵。”

“考碑于封高阳王及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司徒，皆未明言，而于薨后云‘诏持节假黄钺，太师、司徒、录尚书事。’则传所谓乾明初赐假黄钺云云，‘赐’字当是‘赠’字之误。”

“据赵本‘诸军’下脱‘事异’二字。”

“案：‘安措’即措置之意，后人多作‘厝’，厝乃厉石，非是。此碑作‘措’，可见六朝时人尚不误。”

“邺即今河南之安阳县，然近年偃师武虚谷大令（亿），搜葺《安阳金石录》，并未见此碑，恐石已不存矣。此本尤宜宝之。”

“俊朗之‘俊’，赵误作‘後’。”

“据赵本‘共’下脱‘往’字。”

“来掌之‘掌’，赵误作‘享’。”

“据赵本‘华’上脱‘空’字。”

“曳烟之‘曳’当作‘曳’，赵误作‘申’，观前‘申以谈笑’自明。”

“据赵本‘鱼山’下脱‘白杨含雾’四字。”

“此宋拓本乃乾隆己酉先兄养亭公购于吴门旧帖肆中者，先兄工于书，爱此殊甚，故即装潢成，乞先外舅少詹先生跋之。后十有五年，而先生归道山，乃嘉庆九年甲子十月也。至又后十年甲戌三月，先兄亦卒于漳浦官舍。今抚手迹遗物，可胜感哉！道光丙戌五月重装谨识于侧。中溶。”

“此高阳王湜墓志，诸家罕见，盖亦仅有传本耳。余最为珍惜，今以转赠纫之叶君者，余倾慕纫之之笃于斯好，且所藏古碑拓本之佳者甚多。予老而病，聚碑之兴亦时辍时作，此碑得归叶君与在余斋无异。昔常题黄君尧圃祭书图诗有云：‘但得主人真好古’是矣。时道光己丑八月廿九日，老木夫溶识。”

附：钱大昕跋：“北齐高阳康穆王墓志，金石家皆未著录，以正史证之，大略多合王薨之月日。据《齐书·废帝纪》在正月癸亥，而石刻乃是二月六日，当从石刻为正。王字须达，赠都督、冀、定等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皆史所不载。‘湜’作‘澁’乃魏齐间俗字，‘勃海’字作‘郭’合于《说文》、《汉书》、《三国志》。‘修’‘循’二字往往通用，此刻亦称杨修为杨循。己酉四月，嘉定钱大

斲书。”

十一、李□□(使君)墓碑

“嘉庆丙子赵晋翁处得此本，今年始用《萃编》对读补正，彼脱误甚多，益信石刻非目验亲释不可。道光癸未，一云老人记。”

十二、姜行本纪功碑

“贞观十四年。”

十三、开业寺碑

“此开耀二年李尚一《开业寺碑》旧拓本，惜纸损上角。道光戊子四月一日同叶纫之观江柜香翁所收碑于其寓斋，分出所爱见惠而得之，因记岁月。千翁书。”

十四、乙速孤神庆碑

“乙速孤神庆碑所断也。千翁记。”

十五、冯善廓等造浮图铭

“王氏《萃编》极有功于金石，惜其体例每有未善，即如诸碑撰书人姓名，有在前者，有在后者，难可画一，而《萃编》以置于题下为限，于是多移改，失其旧观，亦未善之一也。此铭非见拓本，必误认赵顼与姚璟并列矣。故聊出之以谗读《萃编》者。道光四年岁在甲申四月望后，一云散人记。”

十六、龙龕道场铭

“嘉庆丙子岁，仁和赵晋翁赠我此铭，阅逾周星，始能细读，而晋翁归道山亦已五年矣。追惟良友，不可再得，曷禁怆然！元和顾千里记，道光九年岁次己丑八月廿九日，时年六十有四。”

“此铭《粤东金石略》未载，得者宝之。千翁又书。”

“龙龕洞在罗定州，铭刻洞中摩崖，颇不易拓，仪墨农在广东通志局曾亲往而告予云。九月七日灯下又记。”

十七、法门寺千佛像碑

“法门寺千佛像碑，戊子首夏得之于江柜香翁。顾千里记。”

十八、桓尊师残碑

“桓尊师碑，全张有额。”

十九、云麾将军李秀残柱础

“云麾残础在文信国词(祠)，道光丁亥家南雅编修索得拓本见寄。千翁记。”

“昔年蒋春皋家藏未断以前本，钱竹汀日记中曾载之，今不知转流何处矣。十一月朔日再阅又书。”

二十、夫子庙残碑

“华州夫子庙残碑，癸酉十月，赵君晋斋所赠。顾广圻记。”

二十一、裴遵庆墓碑

“青浦《金石萃编》所收《裴遵庆碑》，阙首两行，又每行止于四十四字，此多出每行九字及书撰人名，虽拓本非旧，而得自赵晋斋翁所赠，宜其佳也。丙戌夏日，顾千里记，时年六十有一。”

二十二、李□妻贾媪墓志

“家南雅编修自都中寄我，时道光四年冬杪。顾千里记。”

二十三、韦端妻王氏墓志

“江宁友人吴伯英七兄买自碑估，盖新出土也。戊子夏五寄我。顾千里记。”

二十四、王仲堪墓志铭

“龚自珍定庵寄。”

附：龚定庵^④跋：“此石先在翁刑部（树培）家，翁卒后，石入徐中书（松）家。翁、徐皆大兴人，则宜入《畿辅金石志》矣。乙丑二日，徐君拓赠。”

二十五、沙门澄观造石井栏并偈

“唐(元和六年)沙门澄观石井栏赞。”

“钮非石得之于溧阳县东门外，拓以见寄，自来著录家所未见也。”

二十六、南溪诗并序

“南溪诗(宝历式)。”

“南溪玄岩铭。”

“思适居士读之一过，补正《粤西金石略》，古人重拓本有以也。”

二十七、温信墓碑

“唐故太常丞赠谏议大夫温府君神道碑，篆额十六字，碑凡廿七行，末行题大和七年，中缺，日戊午建。钱《潜研文集》跋云：碑失其下截，不得建立年月。考僧孺自平章事出镇淮南，在大和六年十二月。是碑之立，当在七年以后矣。盖所见拓本不完，无末行耳。顾千里记。”

二十八、龙兴寺经幢

“此残石幢在龙兴寺，寺右为玉清道院，予督刊《文选》开局处也。幢八面。萨僧云云，是第一面首行，拓工铺纸误于末，书以正之。涧苹居士。”

二十九、相里金墓碑

“道光丙戌吴有堂赠我石墨多种，以此为最佳。千翁记。”

三十、普惠寺井栏题字

“按：唐文宗有大和无太和，金章宗有泰和而无建康地。疑此是十国吴杨溥之太和，当再质诸耆古也。顾千里记。”

附：陈耆古跋：“此井在水西门外普惠寺僧舍，曩未见方志，嘉庆廿五年，寺遭火患后锄地得之。井久湮塞，僧复灌开，泉清澈可汲。题泰和，当为唐太和，泰、太二字古本通耳。适涧苹先生见索，分赠一本。匠人字体殊不足观，姑增吾郡唐刻一种，惟先生其鉴之。道光四年甲申冬十一月廿二日，金陵陈耆古手拓井记。”

三十一、谏公安公构造残碑

“南唐治平寺残碑，吴玉山拓赠，道光八年九月杪。顾千

里记。”

三十二、岷山石林题刻十一种

“岷山石柱应八纸，今第六纸短仅及半，盖此面过泐，工人省拓耳。中多《萃编》失收，览者详焉。甲申正月二日，千翁记。”

三十三、慧新塔铭

“江宁陈耆古手拓遗我。甲申闰月，千翁记。”

三十四、三宿岩残题名

“此三宿岩题名，在《江宁金石记》之外，陈耆古寻得两段，拓以见寄。甲申九月，元和顾千里记。”

“右三宿岩题名，亦陈雪峰所赠。千翁记。”

三十五、魏玠圻志

“今在南濠王家巷，何氏吴春生拓来。己丑十一月记。”

三十六、赵崇彝圻志

“志石在法螺寺，韦(光猷)君绣识其僧，戊子正月属其椎拓，今年秋为钱少詹婿瞿木夫索去，同时邨(泰)安之收此纸，更以赠予，因记。己丑八月，顾千里甫。”

“安之又告予，言去春君绣拉同向寺，为我翁觅此志，果得之庭角。仰面欹卧，脚下沙土拥没数字，苦于难拓。君绣谋于僧，徙入佛殿后，乃手拓数纸而返，此其一耳。此志自是可免雨淋日炙之患矣。定非我翁癖好聒人，不辞怪笑之功德耶。予应之曰：昔年钱竹汀少詹来游，木夫从焉，首见此志，载于所著《养新录》(卷十五、卷廿两见)。以后更无过而问者，几至迷失，相距仅廿余载事耳，恐将来终与人作镇石也。且世间遭劫名刻，何限我辈，但竭其拂拭呵护之心而已，能不能之数，岂敢知哉。安之去，复记其语于余纸。”

附：瞿中溶跋：“嘉庆初年，予从先外舅游西山，于僧厨壁下见此石，询之住持，云：自土中得之。自后欲谋椎拓，竟不能如愿。此道光癸未秋，自楚南归里，因复谋将《吴郡金石志》辑成，适遇顾子湘舟谈之，并属其入山便道一

访此刻存否？后晤湘舟，云：石已无从踪迹矣。予疑信参半。今秋侨居绿水桥边，顾君润莘过谈，因亦及之。润老慨然出拓本见赠，云：此系近时友人拓以见贻，石尚无恙也。予不胜欣慰。九月初三日，润老又出此拓本示余，属书数语，遂牵连及之。木居士瞿中溶。”

附：叶汝兰跋：“此志载孙渊翁《寰宇访碑录》，亦出自瞿木夫录寄。观前跋，则访得后未经推拓可知。今春，润翁倩友搜访摹拓，亦见贻一通。吴中无唐以前刻，以后周显德年石幢为最古，宋石之存者宜如何爱护珍惜也。叶汝兰书。”

三十七、荀氏井栏题字荀氏含义乡泉^⑤

“此宝庆井栏题字，从前未著录，陈耆古始得之。千翁记。”

三十八、乳洞诗刻

“甲辰为淳祐之四年。乳洞在广西兴安。此《访碑录》所未载也。润莘记。”

三十九、宋灵隐飞来峰题字

“顾千翁垂死病中观。道光十年六月九日记。”

四十、东隐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损下半截，末行年字起无纪元，盖在上行也。千翁记。”

“《萃编》未载。”

注

① 对石刻拓本的保存，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将整张原拓片托裱，原样保存；一是将整张原拓片剪裁后再粘裱成册保存。两种保存办法，各有优缺点，而且正好相反。从保存资料的角度讲，以前一种办法为最佳。因这种办法系原样保存，保留了该石刻的原貌，损伤缺佚的情况也十分清楚，资料性最强，但不易保存。因此，宋元时期的整张拓本极少。后一种保存办法，易于保存，因而现在还留存不少宋元时期拓本，但原貌尽失，资料性差。所以，在采择石刻资料时，常以整张拓片为准。

② 徐自强、张聪贵《〈顾氏石墨〉概述》，载《文物》1981年2期69—74页。

- ③ 王湜墓志中，顾千里题跋有三则。其中二则在拓本中间，系根据瞿中溶的题跋而跋的。其一是针对瞿跋第十二则而发的，其二是针对瞿跋第二十三则而发的。
- ④ 此跋原未署名，考订为龚定庵，供参考。
- ⑤ 顾氏将此刻名为“荀氏舍义乡泉”，与我们定名有异。录此参考。

尚可喜后人收藏之《尚氏宗谱》

今年四月间，辽宁省社科院和辽宁大学李治亭、孙文良同志在考察清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的历史遗迹中，在尚氏的家乡辽宁省海城县发现了一部《氏宗尚谱》(今尚氏后人称作《谱书》)。该谱始修于尚可喜本人，尚氏于其逝世的前一年曾为已修成的《宗谱》作序，并钤有满汉合璧的“平南亲王之宝”的官印。其后，他的子孙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乾隆十七年、五十六年、伪满康德六年(1939)续修四次。其最后一次续修，扩充了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伪满康德六年共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宗族人口，世系分明，井然有序。《宗谱》以尚可喜为中心，首叙“先王遗训”，次叙“先王实迹”，上溯三代，下则以其三十二个儿子为系统，分支入谱。据推算，这部《宗谱》自尚可喜的父亲尚生始，上起明嘉靖十四年(1535)，下迄伪满康德六年(1939)，共记载了尚氏家族四百余年的历史。该谱并附有以编年体裁记载尚可喜一生事迹的《元功垂范》一书。此书作于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在世，曾向作者澹归和尚提供了他本人和家世的情况。乾隆三十年，张允格续修该书，又增补了自尚可喜撤藩至归葬海城这一段历史，使之记叙完整，首尾始终。该谱记事甚详，其史料价值远远超过任何官书记载，足以补官书之阙漏，纠流传之讹误，但亦再次证明了“谱牒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巨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功宗德流衍绵长，此家之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尚可喜第七子尚之隆、第二十子尚之瑶《重修家谱序》)的叙族人之事功、彰于后代子孙的谱牒特点。

刘宣整理